



「美」本尼迪克特  
著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菊与刀

〔美〕本尼迪克特·著

童一·编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 / (美) 本尼迪克特著; 童一编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6  
ISBN 978-7-5699-0927-2

I. ①菊… II. ①本… ②童…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8868 号

## 菊与刀

著 者 | (美) 本尼迪克特  
编 译 | 童 一

出 版 人 | 杨红卫  
统筹监制 | 王 水  
选题策划 | 杨海明  
责任编辑 | 王 水  
装帧设计 | 韩 寒 段文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誉 敬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6959032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8.5  
字 数 | 290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927-2

定 价 |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001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 019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 039 第三章 各安其位
- 068 第四章 明治维新
- 090 第五章 历史与社会的负恩者
- 104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 121 第七章 “义理最难以承受”
- 130 第八章 清洗污名
- 157 第九章 人情的世界
- 171 第十章 道德之困境
- 199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 219 第十二章 儿童教育
- 254 第十三章 投降之后的日本人

##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对战过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难以琢磨的。他们的行为和思维习惯都与我们美国人截然不同，使得我们务必认真对待，而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从未有过。前有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例，日本——我们这个作战对手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同时又经过充分武装和训练的民族。那些西方国家所公认的基于人性的战争惯例，显然对日本人无效。这使得太平洋上的战争不单纯是岛屿登陆作战和后勤工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了解“敌人的性格”。为了与其对抗，我们必须了解掌握他们的行为。

任务是艰巨的。自日本锁国的大门被打开的七十五年里，关于日本人的描述多使用“但是，又……”等诸如此类令人迷惑的词语，和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全然不同。一位严谨的观察家在谈及其他民族



日本人痴迷美，又崇尚刀剑及武士的无上荣耀。  
图出自《大津绘》。大津绘，产生于江户时代，属浮世绘的一支，又称“鸟语绘”，  
为平安朝藤原时代天台僧鸟羽僧正之余流。

时，是不大可能既说他们彬彬有礼，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他也不会说该民族异常顽固，又说他们很容易适应巨大的革新；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和，又评价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指令；也不会既说他们忠诚，又描述他们心存叛逆和怨恨；也不会既说他们生性勇猛，又宣称他们极为怯懦；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行为皆出于他们的眼光和自己面子，又说他们拥有真诚的良心；也不会既宣称他们在军队中接受机器人式的训练，又评价那个军队的士兵多么不服管教，甚至以下犯上；也不会既说该民族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其顽固的保守主义。他不会先写一本书，论及这个民族多么爱美，如何给予演员及艺术家崇高荣誉，多么痴迷菊花栽培，然后又另写一本书来补充，该民族多么崇尚刀剑以及武士的无上荣耀。

然而，上述所有矛盾都交织成为日本人的注解，并且千真万确。刀与菊，两者同时成为一幅画上的组成元素。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极为温顺；尚武而又爱美；傲慢自大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软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控制；忠诚而又容易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向往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极为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但在他人毫不知情时，又会被恶念所征服。他们的士兵受过严格全面的训练，但又具有反抗性。

既然了解日本已然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视而不见。严重的事态不断发生。日本人接下来将采取什么行动？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令其投降？是否应该直接轰炸皇宫？从日军俘虏

那里，我们希望获得什么？在对日本军队及其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应该宣传什么内容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顽抗到底的意志？这些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了很大分歧。若恢复和平，为了维持秩序，日本人需要永远实行军事管制吗？美军是否要在日本的深山老林中，与那些狂热的顽抗分子战斗？在世界和平可能到来之前，日本是否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会领导这次革命？亦或是，日本民族只有灭亡？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我使用了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技术，来分析日本民族到底是怎样的民族。那年夏初，美国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在美国，很多人都认为这次战争要持续三年或十年，甚至更久。在日本，有些人则认为这次战争会成为百年之战。他们说，美军虽获得了局部胜利，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本的公报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溃败，日本国民还以为他们是胜利者。

然而到六月以后，形势有所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司令部在两年半内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全部兑现，对德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美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预示日本彻底失败的大战役。在此之后，美军士兵开始和日军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瓜达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战役中，我们已清楚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多么可怕的敌人。

所以，到1944年6月，我们对日本的许多疑问急需得到解答。对



于这些疑问，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不管是来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出于在日军前线散布宣传册的需要，都必须提出真知灼见。在日本发动的总体战争中，我们不仅要弄清楚东京当权者的动机与目的、日本悠久的历史、日本经济和军事上的统计资料，还要了解日本政府对日本人民有什么指望、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还要探明这些行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我们暂且将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搁置一边，并且不要轻易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日本人也会怎么做。

我接受的这项任务是困难的。美国和日本正处于交战状态。在战争中，将一切归咎于敌国是很容易的，但要想了解敌人对人生的看法就难多了。而这项任务又必须要完成。关键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该怎样行动。我必须努力将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有利资料加以利用，而不是看作不利条件。我必须观察他们对战争本身的态度，并且将此视为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和平常一样，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自有其日本特色。他们对待战争表现出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当权者在鼓舞士气、消除国民困惑以及作战方式时所凭借的力量是什么？我必须仔细研究战争中的每个细节，观察日本人如何一点点地显露自己。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的事实的确对我不利。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又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我无法在日本家庭生活，亲眼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行为，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哪些并不重要。我无法观察他们做决定时的复杂过程，也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培育下一代的。约翰·恩布里写的《须惠村》是人类学家实地考察后写出的唯一一本关于日本村落的专著，非常有价值，但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有关日本的问题，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及。

虽然有上述诸多困难，但身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还可以尝试运用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和公认的推测与前提。至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看重的方法，即和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美国居住有许多日本人，他们从小在日本长大。我可以从他们那了解许多他们亲历的具体事例，分析他们的思维判断方式，以此来填补我们认知上的空白，我认为，这是人类学家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必不可少的环节。当时，很多专事日本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与统计资料，从日本的文字或口头宣传中追踪其发展轨迹。我深信，很多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中，直接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会得到更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表示我不看书，或未受过旅居日本的西方人士的教益。那些研究日本的丰富文献和旅居日本的西方优秀观察家，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这是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无文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们所无法享受到的。那些民族没有文字，关于其的论述寥寥无几，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实地考察的学者们只能在没有任何先

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研究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宗教生活等。我研究日本则有很多前辈学者的遗产可借鉴，其中充满了日本人生活细节的描述。欧美学者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经历，日本人也做了很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和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描写自我的欲望，内容既有生活琐事，也有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坦率程度令人咋舌。当然，他们并未和盘托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这么做。日本人描述自己会省去很多重要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就像呼吸空气一样，熟视无睹了。美国人写美国时亦如此。即便这样，日本人还是喜欢表现自己的。

和达尔文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读书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特别注意那些难以了解的事情。关于议会演说中那一大堆观念的罗列，我必须知道些什么？他们为何大肆攻击一些无足轻重的行为，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不以为然，这种态度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停地提问，“这幅绘画到底有什么毛病？”为了理解，我必须明白些什么？

我还看了很多在日本编写、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和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然后再和一些看过同样影片日本人仔细讨论。他们对电影中男女主角以及反面角色的看法和我并不相同。我感到困惑的地方，他们不以为意。在对剧情和写作动机的理解上，我们也不一样，他们是从整部电影的结构来理解的。就像阅读小说，我们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动不动

就为日本的风俗习惯辩解，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种人让我更为受教，但他们描绘日本生活规范景象却是一致的，不管是欣然接受者，还是痛加驳斥者。

倘若只是直接从研究对象处搜集资料和寻求解释，那这位人类学家所做的也就和那些在日本旅居的西方观察家们无异。倘若他的贡献仅限于此，那就不能指望他作出新的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因其所受训练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耗费一些精力，在这一热门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是非常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多种亚洲和大洋洲的文化。日本有很多社会习俗与生活习惯，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这些部落，有些在马来诸岛，有些在新几内亚，还有些在波利尼西亚。根据这些相似处，来推测古代可能发生过移民或相互接触，这是非常有趣的。但我而言，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而是因为能够根据这些相似或差异，得到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了解了这些风俗习惯如何在简单文化中发挥作用，就更益于我理解日本文化。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sup>①</sup>、缅甸以及中国多少有些了解，因而可以拿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这些民族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在关于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复证

---

① 今泰国的古称。——译者

明，这种文化比较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落的正式习俗，可能百分之九十和邻近部落相同，但仍可能需要做些改变来适应周围民族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不得不排斥某些基本习俗，不管其在整体中的比例有多小，都可能使得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研究这种在整体上有很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间的显著差异是最为有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其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个特殊问题而不断磨炼。他们据经验了解，人们在遇到某些情况，并必须作出判断时，其方式因所处部落、民族、文化不同而有着巨大差异。在某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会碰到以血缘责任或财务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而这是未曾设想过的。人类学家必须进行调查，不但要调查亲属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要调查这种习俗在部落行为中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是怎样从小就受其制约，身体力行并世代相传，一如其祖先所做的那样。

人类学家对这种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调查，在研究日本时同样可以利用。如今，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美国和日本在文化上的显著差异。美国甚至出现了这种关于日本的评价：凡是他们做的，他们就一定会反其道行之。一个研究者若相信这种说法，并简单地认为，差异太离奇，根本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那显然是危险的。人类学者根据自身经验充分证明，即便最离奇的差异也不会妨碍研究者对它的

理解。人类学家比其他社会科学家都能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正值”，也就是有用的资料加以利用，而不是视作“负值”。制度与民族之间的差异越离奇，就越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对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他都不会想当然，所以他不会只关注少数挑选的事例，而是会面向每件事物。在对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往往容易忽视许多行为的整个领域。他们总觉得理所当然，因此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公认说法都习以为常，不做深入研究。然而，恰恰是这些习惯和公认说法大面积地投射在该民族的荧幕上，影响该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胜于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提高研究日常琐事的能力，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日常琐事，和他本国相应的事物截然不同。当他想理解某个部落中被认为最恶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认为最怯懦的行为时，当他试图了解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作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仔细观察并注意细节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时往往容易忽略。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是最为关键的，并且清楚如何去挖掘。

这种方法适用于研究日本。因为只有密切关注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琐事，才能透彻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不管是原始部落还是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无论其行为或意见多么奇怪，一个人的感觉与思维方式总是和他

的经验相关联。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个行为困惑不解，就越相信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其平常的因素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细节中，就越有成效。人都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身为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我还确信这样一个前提：最孤立的细微行为，相互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非常关注众多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一个人类社会总是会为它自身的生活做某种设计。它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和评价方式表示赞许，那个社会中的人就会将这些结论看作全世界的基本结论。无论困难多大，他们都会把这些结论融为一体。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生活中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进行思考和行动，否则必定会陷入混乱与不便。他们会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与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崩塌。

这样，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如同齿轮一般相互咬合在一起。一个部门发生急剧变化，其他部门就会遭受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正是来自实现和谐一致的需求。在崇尚权力统治的无文字社会，对权力的意志不但表现在经济往来及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中，而且表现在宗教活动中。在有古代文字记载的文明民族中，教会必定保留了过去时代的语录。无文字的部落则不是如此。然而，随着经济、政治权力的公开认可度不断增强，在那些与之相抵触的领域，

教会便逐步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文字虽有记录保留，但内容已改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与政治，并不是分隔在各自的小池中，而是溢过假想的堤坝，相互交融，最终混合在一起难以区分。这是常理，学者们越是将调查扩展到经济、性生活、宗教甚至婴儿抚育等领域，就越清楚他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设立假说并搜集资料，他就能学会将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管是用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理解为他们从其社会经验中学来的思维方式与习惯的表现。所以，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主要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在各种活动中是怎样自我表露的，无论当时是什么样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面临的障碍之一是我们仍持有模糊甚至偏颇的观念，不仅是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亦是如此。各国之间因为欠缺这方面的知识而相互误解。有时，只存在小小的分歧，我们却担心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一个民族基于其整个经验和价值体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和我们的设想迥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却妄谈共同目标。我们根本就没有找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若去了解，我们或许会发现，某个行动方针并不完全是糟糕的，因为它可能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种。



不能完全相信各民族对自身思想和行动的说法。每个民族的作家都想努力描述他们的民族，但这并不简单，各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相同。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察觉自己是透过镜片观察的。每个民族都将这些视为理所当然，各民族所接受的焦距、视点，对该民族而言，都像是上帝安排的景物。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弄清楚镜片的度数，也不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想知道眼镜的度数时，我们会训练一位眼科大夫，让他验明镜片。总有一天，我们会承认，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世界各民族做类似眼科大夫那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必须兼具某种坚定精神和宽容态度。有时，一些善意人士会批判我们的坚定精神。这些鼓吹“世界大同”的人坚信并向世界各地人们灌输这种理念：“东方”和“西方”，黑人与白人，基督徒和穆斯林，这些差异都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凡是人，想法都差不多。这种观点有时被概括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然而我不理解，为什么信奉这一观点，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帮软心肠的人们似乎认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张底片印出来的，若非如此，亲善主义就无立足之地。然而强求接受这种单一性，作为尊重其他民族的条件，就像强求自己的妻儿要和自己一模一样，未免太过神经质。有坚定精神的人认为应该存在差异，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容纳各种差异的安全世界。美国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坚而不威胁到世界和平，法国、日本亦如